

李義鳳《古今釋林·別國方言》初探*

吳瑞文**·李景遠***

目 錄

1. 前言
2. 《古今釋林·別國方言》的編排及體例
3. 《古今釋林·別國方言》中訛誤的樣態及勘正
4. 《古今釋林·別國方言》在文獻考證上的價值
5. 結語

1. 前言

《古今釋林》係由朝鮮學者李義鳳（1732-1801）所編著，這本書成書於朝鮮王朝正祖十三年（1789）。《古今釋林》於成書後，曾以寫本形式藏於義鳳家，並未廣泛獲得流通，相當可惜。因此當它於1977年由亞細亞文化社以影印本方式面世後，隨即成為韓國學界研究的熱點，被譽為朝鮮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綜合性大詞典。全書凡四十卷，書末另附有《訓民正音》一部。在結構方面，本書係由小題、目次、引書目錄、內篇與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fund of Hanyang University (HY-2019-G)

** [臺灣] 吳瑞文（第一作者），臺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方言學。（ruiwen@gate.sinica.edu.tw）

*** [韓國] 李景遠（通訊作者），漢陽大學 ERICA Global 文化通商學部教授。研究方向：文字學。（wonlee@hanyang.ac.kr）

外篇總共五個部分組成。其中內篇與外篇為本書主要的內容。

李景遠 (Lee, 2019) 指出, 就性質而言, 李義鳳所編纂的《古今釋林》是一部多語辭典。這部著作出版的初衷, 乃是為了補足其他《朱子語類》註釋著作 (如李滉的《語錄解》) 中的種種不夠完整之處。然而經歷多年的資料蒐集工作後, 李義鳳最終在一千五百多部本中、韓兩國經、史、子、集等文獻的基礎上, 完成了這一部完整的百科全書式的辭典。由於《古今釋林》中的條目數量龐大, 同時兼有不同書寫語言, 使得這本巨著一直未被充分研究。

《古今釋林·內篇》分為〈別國方言〉、〈歷代方言〉、〈洛閩語錄〉、〈道家語錄〉、〈釋氏語錄〉、〈傳奇語錄〉共六門類, 《古今釋林·外篇》則分為〈華漢譯語〉、〈東韓譯語〉、〈三學譯語〉、〈四夷譯語〉、〈元明吏學〉、〈羅麗吏讀〉(列為附錄) 共六門類, 以上共十二門類, 分作四十卷。

《古今釋林》編纂體例是, 以十二門類為綱, 各門類下根據詞目的字數, 分作「一字類」、「二字類」、「三字類」……等; 每一字類下概略以「天」、「地」、「火」、「山」、「水」、「親」、「女」、「形」、「聲」、「名」、「色」、「言」、「詰」、「知」、「學」、「動」、「年」、「心」、「氣」、「品」、「事」、「物」、「國」、「官」、「務」、「科」、「文」、「武」、「禮」、「禪」、「樂」、「神」、「法」、「刑」、「服」、「織」、「食」、「宮」、「器」、「工」、「量」、「寶」、「市」、「稅」、「戲」、「疾」、「術」、「數」、「儲」、「農」、「戶」、「穀」、「草」、「木」、「菜」、「果」、「鳥」、「獸」、「佃」、「魚」、「蟲」等小類之次第排列。

關於揚雄《方言》在中國的流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 「其書世有刊本, 然文字古奧, 訓義深隱, 校讎者猝不易詳, 故斷爛訛脫, 幾不可讀。……惟《永樂大典》所收, 猶為完善。……。今取與近本相校, 始知明人妄行改竄, 顛倒錯落, 全失其初……是書雖存而實亡, 不可不亟為釐正。謹參互考訂, 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 刪衍文十七字, 補脫文二十七字。神明煥然, 頓還舊觀。並逐條援引諸書, 一一疏通證明, 具列案語。庶小學訓詁之傳, 尚可以具見崖略。並以糾坊刻之謬, 俾無迷誤後來」。清代小學昌盛, 從事《方言》校勘乃至於訓解的學者包括戴震、盧文弨、劉台拱、錢繹、王念孫等, 民國以來最重要的則是周祖謨的《方言校箋(附索引)》一書。本文主要即利用《方言校箋(附索引)》與李義鳳《古今釋林·別國方言》進行最初步的比對工作。

本文以李義鳳《古今釋林·別國方言》為研究對象，透過所收錄詞條的考察與研究進行初步的校勘與分析。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節是前言，第二節介紹《古今釋林·別國方言》的編排及體例，第三節舉例說明《古今釋林·別國方言》中訛誤的樣態及勘正，第四節舉例說明《古今釋林·別國方言》在文獻考證上的價值，第五節則為本文結論。

2. 《古今釋林·別國方言》的編排及體例

《古今釋林·別國方言》(以下均簡稱《別國方言》)列於該書的卷一、二，據韓國學者李基文《古今釋林》解題謂：「成都揚雄子雲紀，河東郭璞景純解，完山李義鳳伯祥補。」據此可知，《別國方言》係彙整漢代學者揚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所紀與晉代學者郭璞的注解，加上李義鳳自己的增補而成。例如《別國方言》的一字類第3條：

燂【紀】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解】燂，呼隗反。焜音毀。◇【補】燂，一作燂，音顛。宋玉《風賦》：“堀燂揚塵”。

本條釋「燂」，【紀】為揚雄《方言》原文，【解】為郭璞注解，【補】則為李義鳳增補的內容。

又，一字類第8條：

廛【紀】東齊、海岱之間謂居曰廛。◇【補】《周禮·地官·遂人》夫一廛，田百畝。《注》：廛，城邑之居。《詩·魏風》：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許慎《說文》：一畝半，家之居。

廛字下有【紀】有【補】而無【解】，可見本條僅收錄揚雄原文，且由李義鳳增補，並無郭璞的注解。

又，一字類第1條：

淬【紀】淬，寒也。◇【解】淬，猶淨也。作憤反。^①

淬字下有【紀】有【解】而無【補】，可見本條僅收錄揚雄原文及郭璞注解，編纂者李義鳳未有增補。

又，一字類第 14 條：

媼【紀】南楚，母謂之媼。

媼字下僅有【紀】而無【解】和【補】，可見本條僅收錄揚雄原文，郭璞無注解，李義鳳亦未有增補。

整體而言，根據【紀】、【解】、【補】的有無，可以把《別國方言》卷一、二共 851 條義項，劃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正號表示有，負號表示無）

	揚雄【紀】	郭璞【解】	李義鳳【補】
甲類	+	+	+
乙類	+	-	+
丙類	+	+	-
丁類	+	-	-

《別國方言》係在揚雄《方言》的基礎上重新根據字數來排列，因此理論上不會出現揚雄《方言》不收，反而有郭璞注解或李義鳳增補的情況。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在經傳注解中收錄了《方言》相關的釋義內容，而該內容並未收錄於現今傳世之《方言》，這類資料就是《方言》的佚文。

不過應該留意到，並非題為《方言》而不見於現代傳本的文字就可以視為佚文。以下舉一個淺近的例子來說明。《別國方言》一字類第 108

① 《別國方言》字作「淨」，案「淨」兩字形體相近而音義迥別。「淨」，疾政切，無垢也；「淨」，楚耕切，冷也。淬釋義為寒也，當以楚耕切之「淨」字為是。

條：

丟【紀】丟，一去不還也◇【補】《篇海》丁羞切，俗作丟，非。

丟字下有【紀】有【補】，然而今本揚雄《方言》未見「丟」字，因此此條甚是可疑。清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六謂：「楊子方言：丟，一去不還也」。也許這會讓人認為《別國方言》與《吳下方言考》均收錄「丟」這則佚文。對此，胡雲鳳（2022：181）已經指出：「丟」字係由「一去」二字構造而成，「丟」字的形成時間約在宋代，不可能出現在漢代揚雄的《方言》一書，其說可信。由此可知，《別國方言》中丁類這類資料，其中究竟有多少確屬今本《方言》失收的佚文，仍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為求謹慎，應當一一攷校。^①

3. 《古今釋林·別國方言》中訛誤的樣態及勘正

整體而言，若要評估李義鳳所編纂之《別國方言》一書的具體學術貢獻，一個基本的方式是根據李義鳳所增補之文字，將之與揚雄《方言》原文及郭璞《方言》注文相互參照，由此獲知李氏對前原文與注文的認識及掌握。

李義鳳《別國方言》所錄 851 條義項中，凡屬乙類（有【紀】有【補】無【注】）者，所補之內容有不少是根據《康熙字典》及早期字書韻書，如《說文解字》、《釋名》、《爾雅》、《集韻》、《正字通》等。因此在閱讀《別國方言》時，若能同時參看《康熙字典》，頗有助於釐清李氏增補之文字及其若干瑕疵。

以目前所見，《別國方言》中的訛誤樣態包括：與字形有關的訛誤、

^① 本文將《別國方言》的條目型態分為四類，下一步的工作是呈現其統計資料，例如 851 條詞條中甲、乙、丙、丁分別占多少條。然而這項工作牽涉到個別條文是否正確，是否重出，是否攙入非《方言》的文獻等，因此目前尚不能展開，特此說明。

以多字誤爲一詞的訛誤、因字形相同而加以增補的訛誤、誤以他書文字爲揚雄《方言》原文、同詞重出等共五類。以下分別舉實例加以說明，同時根據前賢的研究成果略加分疏及勘校。^①

3.1 與字形有關的訛誤

李義鳳所抄錄的《別國方言》，其中與字形相關的訛誤，又可以區分爲兩個次類：一爲字形抄錄有誤，一爲字形拆分不確。

3.1.1 字形抄錄有誤

李義鳳抄錄《別國方言》時，或因底本漫漶不清，或因漢字形體相似等因素，造成不少字形抄錄上的訛誤。例如《別國方言》一字類第 138 條：

充【紀】充，養也◇【補】《春秋元命包》：充，端也，信也。

根據戴震《方言疏證》及周祖謨《校箋》，《別國方言》此條「充」字當係「充」字之誤，係因字形相近而導致訛誤。《春秋元命包》之全名爲《春秋緯元命包》，包或作苞，兩字古通，係兩漢緯書之一，今已亡佚，不過今有明代學者孫穀《古微書》卷七這類輯佚本傳世。本條下所謂「充」釋爲端也、信也，乃係李義鳳據《康熙字典》補入。惟據戴震及周祖謨考證，「充」係「充」之誤，則李氏所補與「充」並無關係。

更舉一例，《別國方言》一字類第 207 條：

掩【紀】掩謂之襦◇【解】襦，尖劍反◇【補】說文：掩謂之襦
【紀】掩，飲馬索，自關而西謂之掩囊，或謂之掩筩。

① 關於李義鳳《古今釋林》漢字詞訛誤的成因，具體包括：傳抄疏忽致誤、斷句疏忽致誤、音近致誤、形近致誤等四項。參看馮璐、王平（2020）。這篇文章主要探討字詞訛誤，本節則通盤地考察《古今釋林·別國方言》中各類訛誤，討探的範圍及觀點稍有不同。

本條釋「襜」。「襜」有衣檢切（上聲）、於劍兩切（去聲）兩切語，前者今音讀同「演」，後者今音讀同「驗」。《說文解字》：襜謂之襜。从衣奄聲。衣領的意思。襦：人諸切，今讀音同「如」。意思是短衣。李氏引襦字切語作「尖劍反」，今考周祖謨《校箋》，「尖劍反」當係「央劍反」，央屬影母，與「於劍反」同音。李氏作「尖劍反」者係「尖」、「央」兩字因字形相近而導致訛誤。

本條後引揚雄《方言》原文之「飲馬索」三字云（【紀】），今參考戴震《方言疏證》及周祖謨《方言校箋》，「飲馬索」當作「飮馬橐」。戴震《方言疏證》引《玉篇》有「飼馬筩」語，可證「飲」為「飮」之誤，字形相近而導致訛誤。「飼」、「飮」兩字音義全同，將食物拿給別人稱為「飼」。「橐」，即囊也，也就是袋子的意思；想來是因與「索」形近而造成訛誤。「飮馬橐」，是指裝著馬飼料的袋子。筩：《說文解字》：飲馬器也，从竹兜聲。今讀音同「兜」。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方言》亦寫作「飮馬橐」，可為旁證。

3.1.2 字形拆分不確

所謂字形拆分不確是指李義鳳於抄錄時誤將應當連寫之一個方塊字拆分為二個方塊字。例如《別國方言》一字類第 86 條：

夬【紀】以大言冒人曰夬◇【補】音炮，韓昌黎〈征蜀聯句〉：
投夬鬧硿隆，古注夬舛如石之崩也。

夬，匹貌切，今讀音同「炮」，義為「虛張之大」。〈征蜀聯句〉係韓愈（韓昌黎）與孟郊共同撰寫的聯句詩。「投夬鬧硿隆」一句中之「夬」與「礮」同，軍戰石也。「硿隆」即「硿礮」，石落聲，狀聲詞。然而，李義鳳所謂「古注夬舛如石之崩也」此句實在難以理解。今案：李氏所補「古」為「石」之訛，應與上隆合為「礮」一字。注係韓愈原詩之自注。「夬舛」兩字應作「夬聲」，即「礮聲」，義謂投石礮之聲有如石崩也。今考《康熙字典》夬字條下云：《韓愈·征蜀聯句》投夬鬧硿礮。註：夬聲如石崩也。從文字來看，可證以上所論不誤。

又如《別國方言》二字類第 429 條：

陟馬【紀】魯衛之間曰陟馬◇【補】《爾雅·釋詁》：隴，陞也。《六書統》：乘馬登山也。

本條釋二字詞「陟馬」。李義鳳抄錄之「魯衛之間曰陟馬」一句，按周祖謨《校箋》，其字當作「魯衛之間曰鄧」。「問」爲「間」之訛誤，「陟馬」二字當併爲「鄧」。今考《說文解字》：「隴（鄧），讀若鄧」。錢繹《方言箋疏》則以「鄧」、「鄧」兩字古通，並據郭璞《釋名》注引揚雄《方言》謂：「魯衛之間曰鄧，梁益曰格」，可見「鄧（隴）、鄧」就是登上、升登的意思。由於李義鳳誤將「鄧（隴）」拆分爲「陟馬」兩字，因此此處引《六書統》所謂「乘馬登山」云云以解釋「鄧」之本義，「陟馬」兩字既不成詞，所引資料顯然純屬誤解。

3.2 以字數編排分類所可能產生的問題

李義鳳抄錄《別國方言》時最重要的一項特點，乃是根據語詞的字數進行分類，而非根據今傳世本十三卷《方言》的分類次第。^①因此讀者由此所產生的一項可能的誤解，就是把原本《方言》中一一羅列的單音節詞視爲多音節的語詞。略舉幾個顯著的例子如下。

《別國方言》二字類第 311 條：

煇虞【紀】煇、虞，望也◇【解】今云：烽火是也◇【補】烽，

① 《方言》解說語詞的體例基本上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先舉出一個詞，之後分別羅列各地的不同稱呼，如《方言·卷九》釋「盾」謂「盾，自關而東或謂之馘，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另一類則是羅列出一組同義詞，之後給予一個共同的解釋，隨後說明各種語詞的地域分布，如《方言·卷一》第一條：「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同時，《方言》前三卷、卷六、卷七和卷十、卷十二、十三都以語詞爲主，包括動詞、形容詞和名詞；卷四解釋服飾，卷五解釋各種物品，卷八解釋各類動物，卷九解釋車船與兵器，卷十一解釋昆蟲，這些都與《爾雅》相接近。更多的說明請參看李恕豪（2003：75）。

煙鬱貌，^①說文：邊有警則舉火。虞，慮也、測也、以烽測邊警也。

本條放在二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燹虞」視為一個單位。《方言》原文句讀當作「燹、虞，望也」。燹：敷容切，今讀音同「蜂」。《說文解字》：燹、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意思是指，古代邊陲示警或求援時，點燃狼煙稱之為「燹」。之所以以動詞「望」來解釋「燹」，意思是點燃狼煙之後可使人從遠方看見的意思。從釋義來看，「虞」在這裡的意思與「望」相同，也是使人由遠方望見的意思。

《別國方言》二字類第 317 條：

潛涵【紀】潛、涵，沉也。楚郢汝南曰涵，或曰潛，潛又游也◇

【解】涵音含或古南反，潛行水中亦為游。

本條放在二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潛涵」視為一個單位。《方言》原文句讀當作「潛、涵，沉也」。潛，昨鹽切，今讀音同「錢」。《說文解字》：涉水也，一曰藏也。涵，《說文解字》：水澤多也。「潛」、「涵」二字在這裡都是指沉沒進入水中的意思。揚雄楚郢汝南一語，按戴震《方言疏證》及周祖謨《校箋》等均作「楚郢以南」，「汝」字或為「以」字之誤。郭璞注謂「潛行水中亦為游」，按周祖謨《校箋》作「潛行水中亦為游也」，可見《別國方言》所據版本亦脫落一個「也」字。本條「潛」、「涵」及「游」三者意義相同，可以互訓。

《別國方言》二字類第 319 條：

澈激【紀】澈、激，清也◇【解】妨計反，激音澄。

本條放在二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澈激」視為一個單位。《方言》原文句讀當作「澈、激，清也」，「澈」、「激」當分別為單音節詞。澈，匹蔽切（即郭璞注文中的妨計反），今讀音同「譬」。《說文解字》謂：於

^①鬱：茂盛或凝聚的意思。

水中擊絮也。「激」，直陵切，今讀音同「澄」。《說文解字》謂：清也。本條「激」、「激」兩字在這裡的意思是指水質清澈的意思。

《別國方言》二字類第 322 條：

躡枿【紀】躡、枿，拔也。出休爲枿，出火爲躡也◇【解】躡，踴躍；枿，椽拔，躡一作踴，枿一作椒◇【補】休，古溺字。^①

本條放在二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躡枿」視爲一個單位。《方言》原文句讀當作「躡、枿，拔也」。「躡」字不見於《說文解字》，郭璞注以「踴躍」解釋，「躍」爲「躡」之異體字。李義鳳鈔錄「枿」字按戴震《方言疏證》及周祖謨《校箋》均當作「拊」。《說文》：「拊，上舉也。從手升聲」，讀「蒸」之上聲，今讀音同「整」。^②《易》曰：「用拊馬，壯，吉」。疏曰：「用馬以自拯拔也」。休，奴歷切，古文「溺」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休，沒也。此沈溺之本字也。今人多用溺水水名字爲之，古今異字耳」。又，今本《玉篇》引孔子曰：君子休於口，小人休於水。

《別國方言》二字類第 334 條：

悽慄【紀】悽、慄，憐也◇【解】悽音凌。慄，亡主反。【紀】趙魏燕齊之間謂哀曰悽◇【補】說文：悽，撫也。爾雅：愛也。

本條放在二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悽慄」視爲一個單位。《方言》原文句讀當作「悽、慄，憐也」。悽：力膺切，今讀音同「零」，憐愛的意思。慄，有武夫切、文甫切、莫補切三個讀法，今讀音分別與「無」、「武」、「母」相同。郭璞注的亡主反與文甫切相符，今讀音同「武」。《爾雅·釋詁》：愛也。郭璞註：韓鄭語，今江東通呼爲憐。憐愛的意思。本條李義鳳放入「趙魏燕齊之間謂哀曰悽」，此係《方言·卷一》：「悽、撫、矜、悼、憐，哀也。齊魯之間曰矜，陳楚之間曰悼，趙魏燕代之間曰悽，自楚之北郊曰撫，秦晉之間或曰矜，或曰悼」。由此可見，釋爲「哀矜」

① 椽按周祖謨《校箋》當作「拯」，應據正。拯拔，就是拯救的意思。

② 拊字又有識蒸切的平聲讀法，見《廣韻》。

「哀悼」的「悽」與釋為「憐愛」的「悽」語義不同。

《別國方言》三字類第 780 條：

飩餛飩【紀】餅謂之飩，或謂之餛飩◇【解】飩音毛，餛飩，長
渾兩音◇【補】飩，飩飩也，餛飩，餛飩餛

本條放在三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飩餛飩」三字視為一個單位。「飩」字難解，今按周祖謨《校箋》，以「飩」當為「餛」，因字形相近而導致之訛誤，此說可從，下文均同。「餛」，今讀音同「豚」，指麵粉類製成的糕餅，也就是「餌」。「餛飩」，今讀音同「張魂」，是指麵粉類製成的糕餅。郭璞注「音毛」一句，依照周祖謨《校箋》，以「毛」字當為「屯」，也是字形相近之誤，應據此改正。至於李義鳳所補之「飩飩飩也」：此李義鳳所補。考「飩飩」即「餛飩」，古代一種麵食，與糕餅同類，或以為湯麵或湯餅。宋代陳亮〈壬寅夏答朱元晦秘書〉云：「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麵餛飩」。至於李義鳳所補「餛飩餛飩餛」五字，未詳其義。

《別國方言》四字類第 793 條：

暹曉佼苦【紀】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暹；江淮陳楚之間
曰暹，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東齊海岱之間曰佼，自關而西曰
快◇【解】快即狡，狡戲亦快事也。

本條放在四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暹曉佼苦」四字視為一個單位。曉、暹、苦、佼等四個字都可以指「快意」、「滿足」的意思。在地理分布上，「曉」分布在自關而東，「暹」分布在江淮陳楚區域，「苦」分布在宋鄭周洛韓魏區域，「佼」分布在東齊海岱區域，「快」則分布在自關而西。郭璞注「快即狡」一句，依照周祖謨《校箋》謂「快」字當作「佼」，應據正。「佼」與「狡」同。狡戲，狡獪地戲弄他人也是一件快意的事。

《別國方言》五字類第 841 條：

熬、煎、焦、鞏【紀】熬、煎、焦、鞏，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關西隴冀以往謂之焦，秦晉之間或謂之煎，凡有汁而乾謂之煎，東齊謂之鞏◇【解】煎即鞏字也，創眇反；焦，皮力反◇【補】煎與炒同，焦一本作焦，鞏以韋束也。

本條放在五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熬、煎、焦、鞏」五字視為一個單位。熬，是以文火慢煮或乾煎。煎，字亦作「煎」，與「炒」音義均同，是常見的烹飪方式意思是指用火把穀類炒乾。煎，烹飪方式之一，是指將食物放入鍋中加熱並讓汁液收乾。焦，今讀音同「必」，烹飪方式之一，指用火將穀物烤乾。鞏，這裡是烹飪方式的一種，是「熬」的別稱。郭璞注謂「煎即鞏也」，創眇反即《廣韻》初爪切，也就是「炒」。焦的反切則是皮力反，《廣韻》字做「焦」，火乾肉也，符逼切。李義鳳增補「鞏以韋束也」，然而此係「鞏」的另一義項，用皮革捆束物品稱為「鞏」，與烹飪的熬炒義沒有關係。

《別國方言》六字類第 851 條：^①

穀、麩、麩、麩、麩、麩、麩，麩也。自關而西秦幽之間曰穀，晉之舊都曰麩，齊左河濟曰麩，或曰麩，北鄙曰麩，麩其通語也◇【解】穀音哭；麩音才；麩，于八反；麩音牟；麩音脾，總餅麩；麩音蒙；麩，鯤音，小麥麩為麩，即麩也。幽即邠音斌，今江東呼麩為麩◇【補】穀，杏餅麩也；牟，麥麩也；麩，細餅麩也；麩，有衣麩也；麩，小麥麩也；麩，亦餅麩也；麩，《說文》：母酒也；《釋名》：麩，朽也，麩之使衣生朽敗也。

本條放在六字類之下，顯然李義鳳將「穀、麩、麩、麩、麩、麩」六字視為一個單位。李義鳳這段文字頗為複雜，分疏如下：

① 傳世本字作「穀、麩、麩、麩、麩、麩」共有七字，《別國方言》歸於六字類，且字形頗有參差。

1. 麩：空谷切，今讀音同「哭」，字亦作「麩」。《說文解字》：餅麩。餅狀的酵母，酒麩。
2. 麩：昨哉切，今讀音同「裁」。酒麩，餅狀的酵母。
3. 麩：戶八切，今讀音同「畫」。酒麩，餅狀的酵母。
4. 麩：莫浮切，今讀音同「謀」。大麥的麩，也就是酵母。
5. 麩：浮支切，今讀音同「皮」。酒麩，形體較小。
6. 麩：莫紅切，今讀音同「盟」。酒麩。
7. 麩：古火切，今讀音同「果」。酒麩。
8. 麩：《說文解字》：酒母也。把麥子或白米蒸熟並使它發酵後曬乾，稱為「麩」。可用來釀酒，故稱酒母。
9. 麩：戶板切，今讀音同「換」，麥麩。

文字方面，《方言》原文「齊左河濟」一句，照周祖謨《校箋》「左」字作「右」，應據改。麩，鯤音，照周祖謨《校箋》引戴震《疏證》謂「鯤」字當作「鯨」，反切為胡瓦切，今讀音同「化」。李義鳳增補的內容中，麩麩，杏餅麩也，「杏」字未詳其義，或字有訛誤。又引《說文解字》釋「麩」謂母酒也，案引文當作「酒母也」。又，李義鳳引《釋名》謂「麩，朽也，鬱之使衣生朽敗也」文義頗為難解。今查《釋名》原文當作：「麩，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衣生」兩字次序應據《釋名》改正。

3.3 因字形相同而增補的訛誤

這是指由於漢字字形相同，李義鳳在抄錄《別國方言》並進行增補時，而產生的釋義上的訛誤。例如《別國方言》一字類第 224 條：

閭【紀】閭筭，開也◇【解】謂關門也◇【補】里中門也。

本條釋「閭」這個詞。閭，《說文解字》謂：「里中門也」。筭，失廉切，今讀音同「山」。「閭筭」兩個字的意思是開門，「閭」字本身有「開」的意思，《方言·卷十三》：「閭，開也」，郭璞注：謂開門也。依照周祖謨

《校箋》，郭璞註「闔」字曰「亦開字也」。可見《古今釋林》此處之「關」字應為「闔」或「開」，作「關」乃字形之誤。^①這裡的「里中門也」乃是李義鳳所補，係「闔」之本義。事實上這裡李義鳳抄錄的內容有兩部分需要釐清：第一、《方言·卷六》：闔，開也。東齊開戶謂之闔，楚謂之闔。因此「闔」兩字釋為「開也」，又有東齊地區的語言把開門稱為「闔」，楚地稱為「闔」，為上聲字。第二、《方言·卷十三》：「闔，開也」，只解釋「闔」一字為「開」。這裡李義鳳抄錄時，【紀】取用《方言·卷六》，【解】取用《方言·卷十三》，【補】則為「闔」字的名詞義，與動詞義「開」不同。

《別國方言》一字類第 220 條：

臺【紀】臺，支也。【紀】臺、敵，延也，東齊海岱之間曰臺，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物力同者謂之臺，敵◇【補】《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本條釋「臺」。「臺」為「臺」之異體字，與「臺」通。《釋名·釋宮室》：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持」、「支」同義，透過語義上的聯繫，「臺」又可以訓為「支」，也就是「支持」的意思。「臺敵延也」一句，今考「臺」為「臺」之異體字，與「臺」通。本句之句讀應作「臺、敵，匹也」。按周祖謨《校箋》引戴震《方言疏證》，「延」字為「匹」字之訛誤，應據正。這句話是說：臺、敵，都是相當、相敵的意思。從語義上看，「臺」這個字形代表兩個迥然不同的義項：「支持義」與「匹敵義」，李義鳳所增補的《釋名》內容僅與臺的「支持義」有關，而與「匹敵義」較為疏遠。

《別國方言》一字類第 226 條：

僞【紀】僞，謂之僂僂不安也◇【解】僞言俄，船動搖之貌也。

① 據戴震《方言疏證》引《廣雅》謂「闔，開也」，今傳世各本郭璞注「開」均誤作「關」，當據改為「開」。李義鳳所抄錄的版本與傳世本相同，也因而有此錯誤。

本條釋「僞」，屬於丙類（有【紀】有【解】無【補】）。僞，危睡切，今讀音同「位」，原義為欺詐不誠。不過本條「僞」則與「仵」同義，指的是船隻搖晃不定的樣子。「仵」的原義為壯勇的樣子。「仵」在《方言》本條則與「舩」音義均同，《說文解字》：舩，船行不安。五忽切，今讀音同「勿」。意思是船行駛時搖晃不安的樣子。李義鳳抄本作「僞言俄」，今按周祖謨《校箋》引郭璞註「僞音訛，船動搖之貌也」。由此可見，本句是指「僞」的讀音當為「俄」，李義鳳所抄寫的「言」字，當為「音」字之訛誤。

《別國方言》一字類第 298 條：

嗾【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補】《左傳·宣二年》：公嗾夫葵焉，《疏》服虔云：嗾，嘍也。《釋文》本作嘍，素口反。

本條釋「嗾」字。然而依照周祖謨《校箋》，「嗾」字或當為「哨」字之誤，然李義鳳亦當有所本。^①「哨」在這裡的意思，是指使喚犬隻時發出的聲音，與「嗾」同。「嗾」，蘇奏切，今讀音同「嗽」；又音蘇后切，今讀音同「藪」，^②是指使喚犬隻時發出的聲音。李義鳳增補之文字包括《左傳》注疏及《經典釋文》。首先是《左傳》宣公二年「公嗾夫葵焉」一句，公是指晉靈公；嗾，是指用聲音使喚；葵：猛犬。焉為代名詞，指晉國大夫趙盾。這句話是說：晉靈公以聲音使喚猛犬攻擊他（趙盾）。同時又引《經典釋文》謂服虔本的「嗾」字作「嘍」字，素口反，此切語與蘇后切相合。

《別國方言》二字類第 454 條：

膠譎【紀】詐也，涼州西南之間曰膠，自關而西或曰譎，或曰膠。詐，通語也◇【解】汝南人呼欺為譎，訕回反，亦曰詒，音殆◇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注「嗾」曰：方言曰：秦晉之西鄙自冀隴而西，使犬曰哨。郭（璞）音騷，哨與嗾一聲之轉。公羊疏云。今呼犬謂之屬。「哨」為上聲，「嗾」為入聲，語音上有陰入對轉的關係。

② 「后」為流攝一等匣母上聲字，今讀為去聲是發生了濁上歸去這項音變使然。

【補】《史記》注：膠戾，邪曲也，又欺也。《說文》：謫，權詐也，又詭也。

本條釋二字詞「膠謫」。李義鳳所抄錄「膠謫」一詞，依周祖謨《校箋》中引據原本《玉篇》、《爾雅》、玄應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等所引《方言》，其字均作「謫，詐也」。可見本條【紀】中所寫之「膠」均當為「謫」，係因字形相近而產生訛誤。「謫」，《說文解字》謂：狂者之妄言。這裡的意思是奸詐、巧詐。又謫，《說文解字》謂：權詐也。這裡的意思是奸詐、巧詐。又譎，郭璞注「訕回反」；《集韻》作「通回切」，今讀音同「推」。今據周祖謨《校箋》引盧文弨本，「訕」字當改為「托」字，「托回反」與「通回反」兩者切語雖異，實則同音。李義鳳引《史記》司馬貞注謂「膠戾」義為「回環曲折」。本條條目之「膠」字既然當改為「謫」，則「膠戾」與巧詐之「謫」就沒有關係了。

3.4 誤以他書文字為揚雄《方言》原文

這是指李義鳳《別國方言》中將其他典籍的文字誤作揚雄《方言》的原文。例如一字類第 7 條：

據【紀】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

據字下僅有【紀】而無【解】和【補】，即本條僅收錄揚雄原文，郭璞無注解，李義鳳亦未有增補，相當可疑。翻檢今通行的揚雄《方言》並無此條，本條文字係《釋名·釋言語》：「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這是以《釋名》文字誤作《方言》。

再舉一例。《別國方言》二字類第 662 條：

朽椁【紀】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椁◇【補】說文：所以塗也。

此條亦不見於今通行的《方言》，出處相當可疑。朽，哀都切，今讀

音同「烏」。《說文解字》曰：所以塗也。耨：母官切，今讀音同「蠻」。《說文解字》曰：朽也。「朽」和「耨」都是指築屋時用來塗刷牆壁的工具，也就是現在的耨刀。本條的確切出處乃是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朽字：「所以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耨」。

從文獻傳抄的角度來看，李義鳳《別國方言》若是依據當時流通的《方言》版本，何以會產生這樣的錯誤，頗令人難以索解。唯一合理的解釋，可能是這兩條是李義鳳就閱讀所得，自行補入的文獻資料。

3.5 同詞重出

同詞重出是指李義鳳在抄錄《別國方言》並進行增補時，同一個語詞由於字類不同，而重複出現的情況。現在以「淙拏/渠拏」一詞為例加以說明。「淙拏/渠拏」在《別國方言》中共出現三次，分別是：

A【紀】把，宋魏之間謂之淙拏。（卷一，二字類第 401 條）

B【紀】把，宋魏之間謂之渠拏，或謂之渠疏。【解】無齒為扒，今江東名亦然。絮，諾猪反。（卷二，二字類第 660 條）

C【紀】把，宋魏之間謂之淙拏。（卷二，二字類第 661 條）

以上 A、B、C 三條都用於釋解「淙拏/渠拏」，其中 B 與今傳本《方言》內容較為接近，試以此條為基礎進行分疏如下：

1.把：按周祖謨《校箋》字作「杷」，實當作「杷」。《別國方言》李義鳳抄錄為「把」，與「杷」形近，此可證此字偏旁當作「巴」而非「巳」。「杷」，蒲巴切，今讀音同「爬」。《說文解字》：收麥器。農具，長柄有齒，用來聚攏或杷疏穀物。

2.渠拏：「拏」，女余切，今讀音同「如」。「渠拏」是一種農具，長柄有齒，用來聚攏或杷疏穀物。又，第二個字當作從如從手的「拏」，而非從奴從手的「拏」，兩字的反切有異：「拏」為女加切，屬麻韻娘母二等字；「拏」為女余切，為魚韻娘母三等字。

3.渠䟽:「䟽」與「疏」音義均同。「渠䟽」就是「渠拏」,長柄有齒,用來聚攏或杷疏穀物。郭璞注謂「語轉也」,顯示就當時的江東語而言,「渠䟽」和「渠拏」之間有語音上的關聯。

4.無齒爲扒:扒,博拔切(今讀音同「八」),無齒把(杷)也。可見「扒」也是用來聚攏或杷疏穀物的農具,在形制上與「渠拏」不同的是「齒」的有無。

5.絮,諾豬反:根據上文及其他條目,此處「絮」字當爲「拏」字因形近而導致的誤抄。由反切來看,諾豬反與女余切(「拏」之切語)聲、韻、調全同,此可爲證。

歸納起來,《別國方言》所收「渠拏」一詞,有幾個顯著的問題:一是同詞重出,令人難以理解。二是字形有異,例如A條寫作「淙拏」,C條寫作「淙拏」,都有問題,只有B條寫作「渠拏」是正確的。三是抄錄時誤把「拏」寫作「絮」,因此造成切語與被切字不同,反而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4. 《古今釋林·別國方言》在文獻考證上的價值

以上根據李義鳳所抄錄的《別國方言》,指出四種訛誤的樣態,並根據清儒戴震及現代學者周祖謨的考證結果加以勘正。事實上,《別國方言》中也有一些資料,可以用來證明這些學者他們所考證結果的正確性。從這個觀點來看,《別國方言》也具有文獻考證的重要價值。《別國方言》一字類第296條謂:

奕僕【紀】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僕。宋衛曰僕,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解】奕、僕皆輕麗之貌。僕音葉。
◇【補】奕,赫也。僕亦輕麗也。

本條是針對奕僕的釋義。容是指容貌美好的樣子。美好的容貌在函谷關以西都稱爲「奕」,或稱爲「僕」。宋、衛兩地稱爲「僕」,至於陳、楚、汝、潁這些地區也可以稱爲「奕」。郭璞注提到,「奕」、「僕」兩字

都是指輕麗之貌。

這裡有一個字形的問題需要說明。目前所見揚雄《方言》有《四部叢刊》本，該版本將美好容貌的「僕」字都寫作「僕」。經周祖謨《校箋》考察《紺珠集》、明代《方言》刻本等，此字均當寫作「僕」。又引《說文解字》：「宋衛之間，謂花僕僕」及《廣雅》：「僕僕，容也」，以此證明此字應作「僕」而非「僕」。今李義鳳抄錄之《古今釋林》版本作「僕」，與上引諸書均同，可見所抄錄的版本字形為「僕」不誤，可以證明周祖謨的考證正確，也間接說明李義鳳所抄錄之版本可能與明刻本關係密切。

另外，二字類第 660 條：

渠挈【紀】把，宋魏之間謂之渠挈，或謂之渠䟽◇【解】無齒爲扒，今江東名亦然。絮，諸猪反。

《方言》四部叢刊影宋本「把」字寫作「杷」，天壤閣影宋本、藏園覆刻宋本、華陽重刻宋本均作「杷」，戴震《疏證》及周祖謨《校箋》俱作「杷」，可見四部叢刊本「杷」字有誤。李義鳳《別國方言》抄錄為「把」，顯然所據版本偏旁不作「巳」，而與其他作「杷」的諸多版本字形相近。^①

5. 結語

李義鳳《古今釋林》乃是朝鮮時代最具價值的一部漢文詞典，它在文獻學、版本學、校勘學及語言學等各個方面，都具有相當重要的研究意義與研究價值。首先，《別國方言》本身是一部流傳於域外的漢語典籍，因此在材料上增加了新的研究對象。其次，由於《別國方言》乃是抄本，因此特別需要根據各種文獻進行文字的比較與校勘，進而深化其學術內涵。最後，在語言史方面，《古今釋林》內容為韓漢對照，若透過對比研究，無疑地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韓漢兩語的語言結構及更深層的文化思維。立足於朝鮮學術的觀點出發，可以探求中國傳統學術在韓國的繼承

^① 也不能排除李義鳳所據版本原就是「杷」，今從手之「把」是抄錄時的訛誤。

與創新，考究文化傳播的理念及價值差異，觀察兩種不同文化彼此間的激盪。立足於中國學術的觀點，《古今釋林》的價值則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其中固然有李義鳳在編纂過程之間產生的問題需要一一釐清，不過就《別國方言》而言，只要能夠披沙揀金，必然可以在這部巨著中獲得有益的線索與重要的啟發。

本文的主旨，乃是對李義鳳《別國方言》進行最初步的探索，並就翻檢所得對編排、體例、訛誤、文獻價值等各方面舉例說明，力求客觀呈現這本著作的情況。至於李翊鳳所用《方言》的版本及其相關文獻典籍，以至於漢字之傳播與接受情況等，都是值得個別深入的研究課題，有俟於來日。

<References>

- [1] [朝鮮] 李義鳳,《古今釋林》(庸齋文庫本縮微膠卷)(首爾:延世大學圖書館,2005)。
[Joseon Dynasty] Lee Uibong. *Kokeum Seklim* (Microfilm of the Yongjae Library Copy),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Library, 2005.
- [2] Lee Kyeong-w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Gujin Shilin (古今釋林, Kokeum Seklim) of the Joseon Dynasty: Its compilation background, structure, content and value".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SAGE Publications, 2019.
- [3] 周祖謨,《方言校箋(附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93)。
Zhou Zumo. *Annotated Collation of Fangyan with Index*.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 [4] 胡雲鳳,《丟字溯源》,《東吳中文學報》第43期(2022)。
Hu Yunfeng. "Tracing the Etymology of the Character 'Diu'[丟]".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22 (43).
- [5] 徐時儀,《李義鳳〈古今釋林〉探略》,《江西科技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2017)。
Xu Shiyi. An Overview Introduction of Yi Uibong's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nnotation*".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017 (1).
- [6] 馮璐、王平,《朝鮮時期〈古今釋林〉漢字詞校勘札記》,【韓國】《漢字研究》第28輯(2020)。
Feng Lu, Wang Ping. "Reading Notes on Col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Gogeum Seongnim* (*Gujin Shilin*) in the Joseon Period". [Korea]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2020 (28).
- [7] 馮璐、王平,《〈古今釋林〉朝鮮語漢字詞徵引文獻勘誤》,《漢字漢語研究》第1期(2021)。
Feng Lu, Wang Ping. "Collation of the Cited Documents of Sino-Korean Words in *Gujin Shil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2021 (1).
- [8] 李恕豪,《中國古代語言學簡史》(成都:巴蜀書社,2023)。
Li Shuhao. *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nguistics*.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3.
- [9] 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彙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

Hua Xuecheng. *Annotated Collation and Comprehensive Evidence of Yang Xiong's Fangy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10] 王平,《韓國漢文辭書史科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

Wang P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Korean Chinese Dictionaries*.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20.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Byeolguk Bang-eon* (別國方言)
in Lee Eui-bong (李義鳳)'s *Kokeum Seklim* (古今釋林)**

Ruiwen WU·Kyeong-won LEE

<Abstract>

Kokeum Seklim, compiled by the Joseon scholar Lee Eui-bong in 1789,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omprehensive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the Joseon Dynasty. Originally preserved as a manuscript in royal archives and limited in circulation, the work gained significant academic attention in Korea after its facsimile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77.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yeolguk Bang-eon* section of *Kokeum Seklim*, conducting a preliminary colla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entries to explore its editorial structure, error patterns, and textual correc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e types of textual corruptions identified in *Byeolguk Bang-eon* (*Dialects of Other Stat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five categories: (1) errors related to character forms and orthography; (2)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categor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entries by word count; (3) interpolations resulting from graphic similarities between characters; (4) the misattribution of text from other sources as Yang Xiong's original *Fangyan* excerpts; and (5) the redundant duplication of the same lexical terms. This paper also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Byeolguk Bang-eon* in terms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version col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orean scholarship, this work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s in Ko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scholarship, *Kokeum Seklim* serves as an invaluable reference that provides crucial clues and insights for linguistic and philological research.

Keywords: Lee Eui-bong; *Kokeum Seklim Byeolguk Bang-e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extual corruptions; academic
significance

投稿日 : 2026.03.10

審査日 : 2026.03.10-30

確定日 : 2026.04.20